

讀書樂

——祝書評書目五週年

梁實秋

蘇文忠公「李氏山房藏書記」有這樣一段：『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，史記漢書皆手自書，日夜誦讀惟恐不及。近歲，諸子百家轉相摹刻，學者之於書，多且易致，其文辭學術，當倍徙昔人，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，遊談無根。』在刻版、活字、石印、影印之術未發明以前，書是展轉鈔寫的，得來不易，所以一書在手，沒有束之高閣的道理。如今讀書比較起來太容易了，許多圖書館是公開的，不少古書珍籍都有了翻印本，外文書的影印與翻譯也漸成時尚，而且還有像「書評書目」這樣的定期刊物專為讀書人服務。在這樣的情形之下

，如果不知讀書，或有書不讀，寧非是虧負自己？

歷來勸人讀書的箴言很多。孟子曰：『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，以友天下之善士爲士爲未足，又尙論古之人。頌其詩讀其書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尙友也。』

讀書就是尙友古人；讀書可以打通時間空間的隔閡，直接與古人遊，人生樂趣孰有逾於此者？

黃山谷說：『人不讀書，則塵俗生其間，照鏡則面目可憎，對人則語言無味。』這話好像有一點玄，其實不然。人不讀書，則何所事事？塵俗頓生是可以想像到的。臉上沒有書卷氣，一定可憎。滿腦子的名權利鎖世網塵勞，他的談吐如何能够有味？

宋真宗勸學文：『娶妻莫恨無良媒，書中有女顏如玉；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；出門莫恨無人隨，書中車馬多如簇。』這不是說以書爲敲門磚，因讀書而青雲直上享受榮華，這只是說讀書自有樂趣，無關功利。

英國文學作品中直寫讀書樂而給我印象最深的，一是幼時英文課堂上所用的讀本之一——羅斯金的演講錄「芝蔬與茉莉」，刊於一八六五年。第一篇講演告訴我們讀什麼，怎樣讀。最令我不能忘的是其中關於米爾頓「黎西達斯」最精彩的一段之闡釋。「瞎嘴」一語好

生硬，經羅斯金一解釋，無視於自己的職責謂之瞎，只知道吃東西的謂之嘴，可見古人落筆之有分寸，何等濃縮有致！另一篇作品是湖區詩人之一的洛伯特·騷賽所作的一首小詩，題目是「我一生是和死人一起過的」，粗譯其大意如下：

我一生是和死人一起過的；

我舉目四顧，

無論眼光落在哪裏，

全是古代的偉大人物；

他們是我的知交好友，

我和他們日日聊天叙舊。

我和他們一起享福

苦惱來時他們爲我分憂；

我得到他們多少好處

我自明白在我心頭。

我的感激的淚

常濕潤了我的腮。

我心神想的全是死人，我和他們

好多年來生活在一起，

我愛他們的長處，憎他們的缺點，

分享他們的希望與恐懼。

我以謙遜的心

從他們尋求教訓。

我的希望寄托在死人，不久

我也將和他們在一處，

我將和他們一起走，

走上所有未來的路；

在人間會留下一點名

永不磨朽在塵世中。

這首詩作於一八一八年，所謂死人指圖書言，與我們所謂尙友古人之說如出一轍。書，不應限於古人，今人之書也儘有可觀者。『非兩漢以上之書不敢讀』那時代早已過去了，不過也有人相信安諾德的「試金石學說」，沒經過五十年時間淘汰的書總覺得不太可靠。書評與書目不失爲一個好辦法，近於培根所謂的「由人代讀」之說。